

無用的牧養與無用的牧人

——撒迦利亞書 11:1-17

引言：非常的抉擇

自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開始，我便意識到世界已經進入了「末世」的非常時期（[詳細可參看我的見證文章——《我與「俄巴底」的姻緣〔系列〕》](#)）。不過，作為一位牧者，特別是當時來說，是一位堂會牧者，我心底裡最關懷，也是最掙扎的，不是某些「末世事件」，例如敵基督是誰，啓示錄六章的「四馬」究竟是甚麼，牠們甚麼時候來，來了沒有，而是在這「末世」的非常時期，我如何可以忠於牧者的職事，「有效」並且「忠心」地為上帝牧養祂所託付的「羊群」（弟兄姊妹）。

由那時開始，我便再也無法「正常」和「靜態」地思想、實踐基督信仰，神學院學來的「神學」，特別是所謂「實用神學」，根本無法對應一個瞬息萬變異端充斥的末世世界。最嚴重的，是由共濟會與天主教主導的「合一運動」已成了無可逆轉的「洪流」，而成功神學、溫情神學、現世神學和靈恩神學（籠統而言是「功利神學」），在蕭律柏和趙鏞基之流的推動底下，亦已經泛濫成災。兩者合流，足可以沖倒一切——「**功利神學**」摧毀末世教會的「內部根基」，「**合一運動**」則拆毀末世教會的「對外堤防」，如此「裡應外合」，末世教會，就如同一所「危樓」搖搖欲墮...

令我困擾，令我掙扎的，是我如何在這所「危樓」裡繼續牧養教會，守望群羊？？？

七年來，作為牧者，我心中無時或已的掙扎，是「留」還是「去」。留下？但我實在看不到出路，我哪裡有本事力挽狂瀾，阻止「危樓」倒下？留下繼續牧養事奉，但在我眼前的，彷彿只有「**無用的牧養（事奉）**」，恐怕多少努力，最終都是枉費一場心機！但離開？我又捨不得群羊，也不能全盤否定自己的牧養職事與牧者心腸，更不敢辜負的，是上帝的呼召和託付。離開撇下群羊，我豈不成了「逃兵」，成了一個可恥的「**無用的牧人**」？

留下繼續做「無用的牧養」，或者離開做一個「無用的牧人」，是否，只有這兩個「怎麼都錯」的「抉擇」？

尚幸，我們並不孤單。原來歷世歷代的先聖先賢，包括聖經記載裡的幾乎所有先知，都曾遇過非常類似的掙扎，他們的典範，給我很大的啓發、很多的安慰和鼓勵。今天，我會透過撒迦利亞書第十一章，告訴大家，上帝的感召、啓示和恩典，怎樣幫助、鼓勵他的眾僕人忍耐、沉著，繼續甘心於「無效的牧養」，並且堅守本分，握守崗位，決意不做「無用的牧人」。

釋經前設：三個牧人、兩個層次、一個前提

為解好這章聖經，大家必需先了解「三個牧人」、「兩個層次」和「一個前提」。

解釋這章聖經的其中一個困難，是經文裡「**牧人**」的形象十分複雜，甚至混亂。原因是經文提到的其實有不同種類的牧人（有時字面沒有明言），所以要準確了解這章聖經，首先，我們必要搞清楚經文提到最少三個（或三類）不同的「牧人」。第一個（類）是「**大牧人**」，即上帝自己，及隱約指向的主耶穌基督（記得主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第二個（類）是「**惡牧人**」，即那些失職甚至瀆職的政治和宗教領袖；第三個（類）是「**小牧人**」，是奉上上帝旨意好好牧養「餘剩的羊」的牧人，包括作者撒迦利亞先知本人。

其次，與上述第一點相關的，是「牧人」與「羊群」的定義是相對的，最起碼包含著兩個層次。簡單來說，就是相對於我們所牧養的「小羊」，我們是「牧人」，但相對於上帝這位「大牧者」，我們卻成了祂所牧養的「小羊」。對應於不同的關係和對象，同一批人，有時會是牧人，有時會是羊群。搞清楚「三個牧人」的定義和「兩個層次」的關係，理解這章聖經就會比較容易一點了。

還有第三方面，就是我們必要掌握「一個前提」，就是九至十四章的「**末世取向**」。綜觀撒迦利亞書九至十四章，裡面關於以色列「亡國」與「復國」的描述，並未完全應驗在歷史上的任何一次以色列「亡國」或「復國」事件之中。這五章經文所描述的規模和意義，毫無疑問帶有極強烈的「末世意味」。講到耶路撒冷被「圍攻」和「淪陷」，是這樣的——

14:1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2 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

以色列的國都撒路撒冷，曾經多次被圍城以至淪陷，但從未試過被「萬國」圍城。這個場面與規模，指向的肯定是「末日決戰」，而非任何一次歷史上的圍城或亡國事件。不過，更關鍵的是經文提到的「解圍」描寫，肯定是空前絕後的——

14:3 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4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5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6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7 那日，必是耶和華所知道的，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9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

經文說「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不過，非常「不一樣」的卻仍有六點之多：

1. 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主耶穌談論末日降臨的時候是在「橄欖山上」（太 24），祂升天時也在「橄欖山上」，至於祂的再來，天使傳言「祂怎麼去也必怎麼來」（徒 1），故極可能也是在「橄欖山上」，所以這個「腳必站在...橄欖山上」的描寫，我們可以很合理聯想到末日主耶穌再來的預言。
2. 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這一次，上帝「親自出馬」從天而降，還帶來千萬天使天軍。「聖者」，指天使。這樣的「陣容」空前絕後，使我們聯想到的也是主耶穌末日身騎白馬領千萬天軍降臨爭戰的偉大場面。（啓 19）
3. 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逃跑——山體分開兩邊，百姓從中間經過逃命，使我們聯想到的，是出埃及時上帝分開紅海拯救百姓及毀滅法老全軍的情景。（出 14）
4. 那日，必沒有光，三光必退縮——這個景象可以給我們兩重聯想：1、想到日月無光眾星墜落的末世景象（太 24）。2、想到上帝全然得勝，親自光照聖城，再無需日月星的光輝的景象（啓 22）。無論是 1 或 2，末世的意味都是極強的。
5.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活水（生命水）湧流，潤澤四方，這是創世記描寫的「伊甸園」（創 2），也是啓示錄展示的「新耶路撒冷」（啓 22）的重要意象，含有極強的終末意味。
6. 那日耶和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節經文更清楚顯示和宣告，上帝「大獲全勝」，毫無疑問是指向末日決戰後的最後勝局。

我作這樣詳細的分析，只為說明一事，就是這五章經文（亞 9-14）所指的絕非尋常的歷史事件，而是關乎這個世界的末日的「決戰前後」，故此，這五章聖經的信息，就絕不能抽離這個末世論的背景來了解分析。

本著這個前設，我們回頭再看撒迦利亞書第十一章，就會有極不相同的領受。

一、危城末日，惡牧失業

11:1 黎巴嫩哪，開開你的門，任火燒滅你的香柏樹。2 松樹啊，應當哀號；因為香柏樹傾倒，佳美的樹毀壞。巴珊的橡樹啊，應當哀號，因為茂盛的樹林已經倒了。3 聽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有少壯獅子咆哮的聲音，因約旦河旁的叢林荒廢了。

黎巴嫩、巴珊和約旦河，都是以色列本土或邊境地帶的地名，可知本章所指的，是以色列國自己的興亡。但我們要留意，就是根據上述的分析，這裡「城門大開」、國防盡失的「亡國」意象，代表著不是「一般」的圍城或亡國事件，而是世界末日將近的預示。

根據聖經，我們知道以色列一再亡國都是因為「牧人」——特別是宗教領袖，即祭司和先知——失職，沒有按上帝的教訓牧養和引導百姓，以致他們沉溺在反叛和罪惡之中，最終招致上帝的審判，興起敵國入侵而亡國。以色列在末日最終的敗亡，原因亦相同。

3 聽啊，有牧人哀號的聲音，因他們榮華的草場毀壞了——這裡提到的「牧人」，是指那些失職、瀆職的「惡牧」（政治及宗教領袖），因著他們不盡忠職守，「草場毀壞了」，比喻整個宗教建制和國家體系也給他們敗壞了。他們如何不盡責呢？——

10:2 因為，家神（以色列人迷信的偶像）所言的是虛空；卜士所見的是虛假；做夢者所說的是假夢。他們白白地安慰人，所以眾人如羊流離，因無牧人就受苦。

這些「惡牧」沒有引導百姓歸向真神，反誘惑他們迷信各種偶像和邪術。現在，這些「惡牧」發出「哀聲」，因為他們終於「失業了」，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 6:5）的日子因為亡國而完蛋了。這些人領受了「牧人」的召命卻沒有盡責，以至以色列人信仰墮落、道德淪喪、國家敗亡，惹來上帝極其憤怒，最終要廢棄他們——

10:3 我的怒氣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公山羊；因我——萬軍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

為甚麼「牧人」與「公山羊」相提並論？記得引言提到的「兩個層次」嗎？這群「惡牧」相對於「大牧」上帝，就是「惡羊」。並且，上帝廢棄「惡牧=惡羊」，不等於完全放棄祂的所有羊群，祂必會留下「餘種」，因祂「眷顧自己的羊群，就是猶大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陣上」，最終必叫剩下的「卑微小羊」盡顯威風，如同雄赳赳的「陣上戰馬」。

二、惡牧失職，先知續命

我們回頭再說這些「惡牧」，他們「惡」成怎樣呢？

11:4 耶和華——我的神如此說：「你——撒迦利亞要牧養這將宰的群羊。5 買他們的宰了他們，以自己為無罪；賣他們的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我成為富足。』牧養他們的並不憐恤他們。

原來，這些領袖不但沒有好好教導、保護、照顧百姓，反「出賣」他們任人「宰殺」，以此來謀取私利，還厚顏無恥到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我成為富足」。究竟他們如何「出賣」百姓呢？直接賣給外國人為奴隸嗎？應未至如此明目張膽。向百姓榨取重稅或借貸取

利，甚至因他們無法還債而逼他們賣身為奴嗎？確有這種情況，不過仍不會太普遍，而且也不至於令通國全民敗壞到亡國的地步。

這些領袖，特別是宗教領袖，包括所有瀆職的祭司和先知，他們「出賣」百姓的真正方式，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迎合百姓的「宗教心理」，以**虛假偽善的儀文**、**粉飾太平的信息**，騙取宗教上的高位和好處，卻「出賣」了上帝囑咐的信仰，誘惑百姓陷在不知悔改的「假平安」和「偽信仰」之中，最終招來亡國和被擄的厄運——這些「惡牧」，其實就是這樣「出賣」上帝的託付給他們的羊群（百姓）。

三、大牧撇棄惡牧（惡羊）

11:6 耶和華說：『我不再憐恤這地的居民，必將這民交給各人的鄰舍和他們王的手中。他們必毀滅這地，我也不救這民脫離他們的手。』

前面已說過，這些「惡牧」原本也是上帝牧養的「羊」，但他們既不憐恤「小羊」（百姓），上帝也就不憐恤他們，放棄他們，不再牧養他們，任他們滅亡。

四、先知接收「苦羊」

11:7 於是，我牧養這將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著兩根杖，一根我稱為「榮美」，一根我稱為「聯索」。這樣，我牧養了群羊。

原本的牧人（惡牧）被上帝廢棄了，所以群羊（百姓）就沒人照管了，就成了「無牧人的羊」，也就是「最困苦的羊」。於是，先知就「接收」了這些小羊，爲上帝在末世的艱難時期牧養和保守他們。至於「拿著二杖」是甚麼意思呢？「杖」是牧人牧羊用的工具，故仍必與「末世牧養」的主題相關，詳見下文。

五、大牧除滅惡牧

11:8 一月之內，我除滅三個牧人，因為我的心厭煩他們；他們的心也憎嫌我。9 我就說：「我不牧養你們。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餘剩的，由他們彼此相食。」10 我折斷那稱為「榮美」的杖，表明我廢棄與萬民所立的約。11 當日就廢棄了。這樣，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說的是耶和華的話。

這裡，更具體地說明上帝如何廢棄那些「惡牧」，甚至「一月之內，我除滅三個牧人」，可見上帝實在忍無可忍，要痛下殺手。上帝重伸他必要廢掉原來的惡牧，像牧者棄掉不服從的「惡羊」一樣——要死的，由他死；要喪亡的，由他喪亡；餘剩的，由他們彼此相食。

折斷「榮美」的杖的是上帝這位「大牧人」，表示上帝的「榮耀」離開這群叛逆的子民，與百姓斷交，廣義而言，也代表了上帝與人類的缺裂。

不過，慈悲的上帝總是會留下「餘種」，就是那些「最困苦的羊」。他們，就像主耶穌基督第一次降世，廢掉宗教建制內的祭司文士（即主耶穌當時的「惡牧」）的同時，卻被主所肯定和收納的稅吏、妓女和罪人。顛覆世界的上帝，總會在上最卑微、最被人踐踏的人當中，為自己的名留下「餘種」來作天國的子民，這不只是上帝的仁慈，也是祂的公義和睿智。（請參考我的上一篇講章：《顛覆：審判與拯救》。）

六、惡牧撇棄小牧，小牧惡牧分離

11:12 我對他們說：「你們若以為美，就給我工價。不然，就罷了！」於是他們給了三十塊錢作為我的工價。13 耶和華吩咐我說：「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丟給窯戶。」我便將這三十塊錢，在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戶了。14 我又折斷稱為「聯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廢棄猶大與以色列弟兄的情誼。

這裡，撒迦利亞先知代表上帝，與百姓（特別是那些領袖們）正式提出「解約」（就是折斷「榮美」的杖所表示的），結果，這些領袖竟以「三十塊錢」來了事，「三十塊錢」原來只是一個「奴隸」的公價，表示他們事實上並不珍惜、不重視、不稀罕上帝或祂所指派的牧人來牧養他們，他們倒喜歡自己「作王」。

上帝吩咐先知丟掉這「三十塊錢」，是表示祂與這些反叛的百姓再無關係，要徹底地「一刀兩斷」，情況就如一個離婚的婦人連前夫的「贍養費」也不要，表示徹底缺裂一樣。

第十四節折斷「聯索」之杖的，應是指先知本人，表示他與同胞斷交，亦廣義地代要人與人之間的「情誼」的缺裂（沒有上帝，人與人之間只有「同流合污」，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共處」）。當然，先知既然代表上帝，所以這「動作」也可表示上帝再也不管以色列國的太平或者分裂，這也是徹底缺裂的另一重表示。

至此，我們看到，上帝廢棄了「惡牧」，而百姓的領袖（惡牧）也「解顧」由上帝委派而來的「善牧」——反映出雙方關係已缺裂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很有「**末世攤牌**」的意味。

七、惡牧的結局

11:15 耶和華又吩咐我說：「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16 因我要在這地興起一個牧人。他不看顧喪亡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也不牧養強壯的；卻要吃肥羊的肉，撕裂牠的蹄子。17 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奇怪的是，神廢棄了一批「惡牧」後，竟然興起一個更壞的「惡牧」——「他不看顧喪亡的，不尋找分散的，不醫治受傷的，也不牧養強壯的；卻要吃肥羊的肉，撕裂牠的蹄子。」上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人既然放棄上帝指派給他們正直的「善牧」，而偏偏喜歡偽善的「惡牧」，就像以色列人要自己「立王」一樣，上帝就任憑他們「求仁得仁」，給他們要多惡有多惡的「惡牧」，讓他們自討苦吃，自取滅亡。

當然，這樣的「惡牧」決不會有好下場——「無用的牧人丟棄羊群有禍了！刀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乾；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極諷刺的是，他「丟下羊群」自己逃跑（無論是「見風轉舵趨炎附勢」或是真的「逃跑」），本來都是為了「保命」的，最終卻因激怒上帝，被上帝交付敵人，反而喪命。

結語、寧為小牧，不做惡牧，聽候善牧（大牧）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9:16 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們；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以上。

做個忠心耿耿的「小牧」，為上帝在此末世照顧、教導、牧養那些「最困苦的羊」，不可能有甚麼大局面大作為，在由「惡牧」控制的「主流」的打壓和沖擊下，牧養的工作更是寸步難行，很難有甚麼可以量化的「成效」，成為令人難堪的「無用的牧養」。

感謝上帝，因祂求於我們的只是「忠心」。在建制內外並非關鍵，像**以利亞**般在建制外堅持真理，或像**俄巴底**般在建制內忍辱負重，只要忠於上帝和愛惜小羊，都是主的忠僕。

無論如何，我們只要不做「惡牧」——丟棄羊群的「無用的牧人」——就是了。同樣，在建制內外並非關鍵，在建制外對群羊死活不聞不問，或在建制內趨炎附勢隨波逐流誤導群羊，實質上都是「賣羊的惡牧」，並無分別。做「惡牧」，可以上位可以「坐廟」，可以風光一時，甚至保得短暫的平安和榮耀，或至少可以暫時「保命」，但最終必定「喪命」——最起碼會喪在上帝的追究和審判之下。

主耶穌是好牧人，祂說「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祂是我們忠心牧養的典範，也是我們可以忠心牧養的盼望，因我們確信，終有一天，主必會榮耀歸來，永遠作我們的牧者。